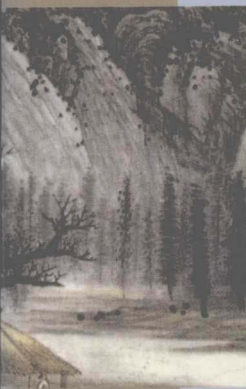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传②

柳宗元传

梁鉴江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传 (2)

柳宗元传

梁鉴江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宗元传/梁鉴江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10
(唐宋八大家传; 2)

ISBN 7-5361-2394-9

I. 柳… II. 梁… III. 柳宗元-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470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广州大道北广州体院内 20 栋)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 插页 203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唐宋八大家传》总序

唐宋八大家者，唐宋文坛之八颗巨星也。稍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都晓得他们就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及曾巩。“八大家”之称，虽然晚至明代才提出，但他们在活着的当时，已拥有浩浩荡荡的追随者，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无法准确估量，关于八大家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真可谓卷帙如山了。

如今继续啃死人骨头还有味道么？至少我们认为，答案是不宜简单否定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曾目睹过不少伤筋折骨者，据给予治愈的杏林高手透露，那主治的丹方中就用了枯骨所研成的细末。啃死人骨头的目的，理应是为了活人。世易时移，活人的病变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枯骨何以更有效地治疗今疾？这就存在着继续研磨的需要。

文章最忌随人后，著述从来贵创新。赶时髦并不意味着创新。不知始于何时，“运动”一词时髦起来。在那不断地运动群众的年代，“运动”更是时髦得很，以致我们的一些学者也趋附了，把八大家及其追随者在不同时代的分散努力也冠之以“唐宋古文运动”的名堂，髦得可爱。然而名实是否相符？本丛书有的著者就提出了新的见解。

· 往昔的论者，多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来概括八大家的文学主张，认定他们的宗旨是“复古”、“兴儒”。事实果真如

此吗？当然，八大家说过不少“志乎古道”、“文必与道俱”之类的话，但这“道”的实质，仅是古儒之道，乃至腐儒之道吗？不。“复古”、“兴儒”恐怕只是他们打出的旗帜，真正的目的乃是要摧毁那华而不实、束缚自由的骈俪文风，推动文学朝“言必近真”、“文从字顺”的方向革新。不然的话，他们的另一些更具影响力的至理名言将作何解释？“词必己出”，“古人亦人耳”，只宜“师其意，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云云。显然，他们是坚决反对拘泥古训、吃古不化的。

“四人帮”曾经鼓吹过臭名昭著的“帮八股”，其流毒虽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所荡涤，然而有些人，也许余悸在心，也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迄今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并未蔚成风气，动辄有“打棍子”、“扣帽子”之类的帽子飞来；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惯势，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评价。本丛书试图克服这种种偏向，尊重历史事实，扬善而不溢美，抑恶而不失真，还八大家的本来面目。所谓“八大家”，是个文学概念，因此，本丛书着重勾勒传主的文学家形象，即使是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开拓新思路，从新时代的视角去观照八大家所走过的道路，挖掘他们最可宝贵的改革创新精神，探究他们成功的奥秘，为酿就新时代的新文风贡献绵力。这就是组编本丛书的终极目的。

“不泥古”、“不落套”既然是八大家的作风，本丛书也就不打算从体例、格调、篇幅等方面去强求死板的一致，以免形成新的俗套，束缚诸位著者学术专长的自由发挥。八家中苏氏父子占了三家，为行文方便、避免重复起见，只好委屈“三苏”合为一卷，并非缘于粗制滥造或因陋就简。这是要向读者诸君特意说明的。另外，八大家中有三家出自江西，因此我们特约请江西籍

或长期在江西工作的学者、专家撰稿。他们出于对古代乡贤的仰慕，长年潜心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的优势，相信他们是不会令读者失望的。

时代呼唤着新的文坛巨星，愿这小丛书伴随着众多的新星焕发光彩。

杨明新 何业光

1996年中秋于广州天河城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柳氏盛族	(5)
第二章 少年时代	(11)
第三章 科举及第，长安为官	(20)
第四章 贞元新星，“文章称首”	(35)
第五章 参加“永贞革新”	(67)
第六章 永州孤囚，“十年憔悴”	(82)
第七章 “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	(129)
第八章 远放岭外，造福州民	(173)
第九章 散文革新的理论主张	(205)
第十章 散文特色	(218)
第十一章 诗歌概貌	(250)
后 记	(257)
〔附录〕 参考资料	(258)

前 言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柳宗元停止了他激愤悲郁的呼喊。次年表弟卢遵把他的灵柩从柳州运回长安。七月十日，被贬14年之久的柳宗元，终于安息在长安万年栖凤原先人墓侧。

他只活了47岁。

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衰世。藩镇割据，战乱不断，朝政昏暗，吏治腐败，民生困苦……这一切都标志着唐帝国由盛而衰。柳宗元很早就树立了“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人生目标。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参加科举考试，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步入官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事文学创作。他也有过春风得意的日子，21岁考中进士，26岁博学鸿词科及第，同年授集贤殿书院正字，33岁拜礼部员外郎，成为年轻的郎官，进入权力核心，参与永贞新政。但是他得意的日子是那样短暂，就在他晋升礼部员外郎的那一年，因积极投身“永贞革新”被贬，自此一斥不复，长为孤囚，没于穷裔。他的人生经历既坎坷又简单，不像韩愈那样有反复的起落，也不像刘禹锡那样最终得到起用。他的经历与屈原相类：同因改革朝政被逐，同样死于流放之地。他“惴惴惴惴”，常怀悲愤，以屈原自况。柳宗元本可以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他的政治生命却过早地被以宪宗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所扼杀！

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国势衰败，文坛却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孟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等相继踏足文坛，一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其中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更是成就辉煌，光照千古。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唐代只有韩愈能与之匹敌。宋人陈善说：“唐世诗称李、杜，文章称韩、柳。”（《扈虱新话》卷九）唐以后历代散文家，视柳宗元为文章宗师。他一生写过许多各种体裁的散文，其中议论文、传记、寓言、山水记、杂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在唐代和唐以后各代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柳宗元还与韩愈一起倡导散文的革新，他不仅在实践上用散句单行的“古文”文体写作，而且猛烈抨击骈文之弊，提出了一系列散文革新的理论主张，以他在文坛的崇高地位和影响，成为中唐散文革新的领袖之一。

柳宗元也是成就卓著的诗人。虽然他的诗留存下来的不多，但质量很高，从宋代苏轼开始，历代论者交口称赞。他的一些名篇佳作，至今仍脍炙人口。

柳宗元还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他自小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他继承陆质《春秋》之学的通经致用精神，重视经学的社会功用，从实用出发解释经义，耻于死守经书章句。他的哲学思想以儒家“大中之道”为核心而兼容百家。他是个朴素唯物论的无神论者，对“天命”、符瑞、鬼神作过猛烈的批判。他对朝政昏暗、吏治腐败、宦官擅权等社会弊端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抨击，并就如何控制藩镇、整顿吏治、限制宦官干预朝政等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他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已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他无疑是唐代思想界的杰出代表，其思想之先进，在唐代无人能及。唐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跟禅佛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柳宗元研究佛学30年，与僧人有广泛而密切的交往。

他主张“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这正反映出他哲学思想的兼容性，也是他历来主张的不执一端、求“当”求“宜”的“大中之道”的具体表现。他深研佛理，兼容佛家；但他并不迷信佛教，他不是佛教信徒，也不是佞佛者。

柳宗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异常珍贵的文学遗产，而且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他热爱国家，无论是在春风得意的长安时期，还是在穷愁困厄的永州时期、柳州时期，他都对社稷耿耿忠心，为改革朝政、维护国家统一勇往直前，直言不讳，献计献策，尽心竭力。在长安时期，他大胆地为忠臣阳城说话，支持太学诸生的请愿行动。他参与王叔文集团，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为王叔文出谋划策，大力推行新政，是王叔文集团中最为坚定的一员。在永州时期，他职非正员，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便全心投入写作，用诗文来实现“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人生理想，即使生而不遇，也要声垂后世，让自己的作品在他去世以后发挥积极的影响。在柳州时期，他虽是一名贬官，但有正式的职位和一定的权力，便全力投入政务，身体力行，革除弊政，移风易俗，发展生产，造福州民。他关心民困，深入到田夫野老当中，了解他们的疾苦，用文学作品揭露赋税之繁苛、官吏之横暴，反映百姓的辛劳和悲惨的境遇。他富于革新精神，政治上积极投身“永贞革新”，为革除弊政一往无前，终遭贬谪；文学上力陈骈文之弊，大力倡导“古文”，并在实践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他思想活跃，追求真理，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他勇敢地冲破传统儒学的樊篱，在道德伦理以及天人关系和对宇宙的认识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他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对丑恶现象作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他为官清廉，家徒四壁，以致死后连丧葬费用也要由别人资助。他真诚待友，不因势厚薄，与刘禹锡、韩

愈、吕温、王叔文等的友谊有始有终，不因环境的改变或见解不同而有所改变；与刘禹锡更是同战斗、共患难，在困苦的岁月中相濡以沫。

诚然，柳宗元不是一个完人，他也有性格上的弱点和不足。在科举落败之时，他三番四次地干谒权贵。“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王叔文集团成员或被杀，或被贬，自己也远放南荒，这时他显得过分恐惧和悲郁愁苦。为了获得“量移”，摆脱困境，他悲伤乞怜，到处求助。他锋芒毕露，“进而不能止”（《与裴埴书》），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显得幼稚而不成熟。但是，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从宋代至今，柳学就一直是门显学。在封建时代，出于传统儒学的偏见，论者对柳宗元的政治表现、哲学思想，或避而不论，或横加贬斥；对他的文学创作的研究，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显得零碎而不系统。解放后，柳宗元研究取得巨大的成果；但有一段时间受极“左”思潮影响，对柳宗元又人为地拔高。近年无论是研究的领域还是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质量，都有很大的突破。我相信，只要从原始材料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柳宗元的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

本书介绍柳宗元的生平、思想、文学成就和创作特色，让读者对唐代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对有关问题作了肤浅的探讨，提出作者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方家。本书不过是柳宗元研究的一株小草，如果它能为柳学百花园增添少许春色，则是作者最大的心愿。限于作者水平，难免有不足甚或谬误之处，盼读者和专家赐教。

第一章 柳氏盛族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柳宗元的远祖是春秋时鲁国的大夫展获（字禽）。他任士师，掌管刑狱，食邑在柳下，于是“因地受氏”（《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改姓柳，死谥惠。他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鲁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柳氏转而仕楚。秦国兼并天下，柳氏迁往河东。到秦朝末年，柳下惠的裔孙柳安才定居河东郡蒲州解县。后来，河东柳氏逐渐发展为北方著名的士族。士族，又称“世族”，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拥有实力、享受特权的大姓豪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著姓士族，如东晋的谢氏，就是有名的士族。他们凭借世袭的特权，往往在朝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汉代至唐代，柳氏任过光禄勋、吏部尚书、侍中、太守、大中正、左仆射、中书令等要职。在柳宗元的祖先当中，封公的就有三人：八世祖柳僧习，封方輿公；七世祖柳庆，封平齐公；六世祖柳旦，封济阴公。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唐太宗时为中书舍人，高宗时任中书令，职同宰相。柳奭的外甥女是高宗皇后。柳氏“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送澥序》）。柳氏可谓“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的“士林盛族”（《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

国伯柳公行状》)。

世族形成于东汉，至南北朝而兴盛，到唐代便逐渐衰落。柳氏在北朝为鼎盛。隋朝末年，柳氏又成为李渊打江山的依靠力量，因而在唐初地位显赫。到了高宗朝，在柳奭的外甥女王皇后与武则天残酷的宫廷斗争中，柳氏遭到致命的打击。王皇后失宠，继而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柳奭被一贬再贬，最后贬为象州刺史，并被杀于象州。柳氏一族也尽受株连。“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数十岁乃一人。”（《送灋序》）柳氏从此一蹶不振，即使在武则天之后，也难有昔日的辉煌。柳氏再也不能凭借门阀谋取高位，只能通过科举艰难地进入仕途。从柳宗元曾祖父一辈起，柳家已明显地走向没落。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仅官沧州清池令；祖父柳察躬，只做过湖州德清令；父亲柳镇，长期沉于下僚，去世前一年才官至侍御史，也不过是从六品的京官；大叔父柳缜^①，官至殿中侍御史，加授度支营田副使，官阶比柳镇还低；二叔父柳纁，只做过华阴主簿，那是士流初入仕途的小吏。

柳宗元颇以自己的家世为荣，在《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亡姑渭南县尉陈君夫人权厝志》等文中反复提及。柳宗元的家世，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一生：在被贬之前，柳家昔日的辉煌成为他奋发向上，求取科名，为国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在被贬之后，柳家昔日的辉煌又成为他沉重的思想包袱，他常常感到自己负罪南荒，对不起列祖列宗，这样便加深了他的内疚和悲郁。

① 柳缜，柳文未载其名，孙昌武先生认为他就是孟郊《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监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缜评事》一诗诗题提及的柳缜，见《柳宗元传论》33页。此处从之。

二

柳镇兄弟五人，他的弟弟除上文提及的两人，还有一个名综，一个名续。这两人仅在柳宗元《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中知其名，事迹已不可考。柳镇明经出身。唐代科举有常科、制科之分：常科每年分科举行，是一种经常性的科举制度；制科是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考试。常科分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秀才一科仅在初唐实行，因要求过高，“秀才自唐以来无其人”（《旧唐书·职官志》），到高宗朝便废止；明法、明字、明算诸科为学子所轻；常科之中，以明经、进士为主。乡贡举人和学馆生徒都可以参加常科考试。原来明经、进士两科只试经义或时务，玄宗时改为明经试帖经、经义、答策；进士试帖经、诗赋、答策。一般地说，明经重经义，进士重诗赋；明经熟悉经书便可应付，进士除熟悉经书之外，还须有文学才能。因为明经易中，进士难得，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卷一）。柳镇明经出身，尽管他精通儒家经典，也不受人重视，加上柳氏在朝中早已失势，他又生性鲠直，不容于官场，因而仕途颇为坎坷。他年青时饱读经书，“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以学问、品德、才干著称于时。天宝末年明经及第后即遭逢“安史之乱”，于是带着母亲等一家老少，载着家中的藏书避乱于今山西的王屋山。避乱中他仍不废学业，并作《避暑赋》一篇，还跟从弟子侄辈讲授《左传》、《周易》。后来又举家逃往吴地，饮食难继，沿途行乞，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动乱平定以后，他才走上仕途，初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后来受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遇，授左金吾卫仓曹参军，任节度推

官，专掌书奏。以后历任大理评事、晋州录事参军、长安主簿、宣城令、阆乡令、鄂岳沔都团练使判官、殿中侍御史、夔州司马，晚年官至侍御史。

柳镇关心国家大事，对治国、治军、守边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安史之乱”一平息，他就向皇帝上《三老五更议》、《籍田书》，建议兴太学，劝农耕，但都没有被采纳。在郭子仪手下任职之时，又上《晋文公三罪议》、《守边论》，建议加强军队的刑法和边境的侦察工作，也没有被采用。

柳镇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富有正义感，遇事敢挺身而出。他任晋州录事参军时，晋州的长官是个凶悍嗜杀的人，下面的官吏都不敢惹他；唯独柳镇敢于跟他据理争辩。有一次一名下属差点无辜死在他的棍棒之下，幸好柳镇用身体挡着才免于死。贞元四年（788），陕虢观察使卢岳去世，他侍妾所生的儿子按理也可以分得一份遗产，但卢岳的妻子却将遗产独占。侍妾不服，上诉。审理这个案子的殿中侍御史穆赞主持公道，御史中丞卢绍、宰相窦参都袒护卢妻。窦参是个不学无术的大奸臣，靠祖荫逐渐爬上高位，受德宗器重。他率情制事，独断专横，朝中许多人都痛恨他。卢绍与窦参合谋诬陷穆赞，说他收了卢妾的赂金，将他逮捕入狱。穆赞的亲属击鼓鸣冤。当时柳镇刚接替穆赞殿中侍御史之职，皇帝便令他与刑部员外郎李靄、大理卿杨瑀共同复理这个案子，由柳镇总负责。柳镇很快便平反了这个冤案，受冤屈的人都得到了昭雪，窦参、卢绍等人也都为之侧目。柳镇把处理案子的情况以密封的奏章上报皇帝，那班奸臣便再也不敢多言。但是窦参对他仍然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找个借口把他贬为夔州司马。夔州是荒僻的远州，历来是贬官远放之地，治所在今四川奉节东，邻近瞿塘峡西口。南宋诗人陆游因力主抗金被黜还乡五年后远放夔州任通判之职。他从家乡绍兴出发，历时五个月才到达

任所。他写过一首《晚泊》诗，其中有“身游万死一生地，路入千峰百嶂中”两句，道尽了途中的艰险。柳镇自长安入蜀，路途更长，艰险可想而知。柳宗元当时还只有 17 岁，他送父亲走出长安城，一直送到城东灞河上的蓝田县。临别时柳镇对儿子说：“吾目无涕！”这句话长久地留在柳宗元心上，到 35 岁写《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时还把它写进去。后来窦参的族子犯罪，受到牵连，贬为郴州别驾，赐死于邕州。柳镇被贬三年之后，又回到了长安，升任侍御史之职，官阶比殿中侍御史略高。皇帝的诏书说他“守正为心，疾恶不惧”（《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他捧着诏书，不禁老泪纵横，作《喜霁之歌》，抒写雨过天青的喜悦。贞元九年（793），柳宗元得进士第。皇上询问有没有人靠朝中的关系及第的。有人说柳宗元是柳镇的儿子，皇上立即说：“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经过卢岳遗产一案，皇帝也知道他为人正直，绝不会为儿子求取功名。

柳镇交游广泛。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把父亲生前的好友一个个地列出来，并作扼要的介绍，共有 60 人之多。他们都是品行端方、才学出众的人物，其中有宰相重臣，也有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如梁肃，“最能为文，以补阙修史”。他是中唐文体革新的先驱。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他就是与柳宗元共同倡导散文革新的大文学家韩愈的大哥。李益，“风流有文词”。他是著名的边塞诗人，风格与王昌龄接近，他的《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从军北征》传颂一时，是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其他如王纾、苗拯、辛恽以学问渊博著称于时，苏弁是“好聚书，至三万卷”的大藏书家。柳宗元说：“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意思是他父亲所结交的朋友，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之士。

柳镇渊博的学识使柳宗元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而他的正直不阿的人品和坚强的性格，更成为柳宗元立身处世的榜样。他在贬谪永州时写的《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详细记述先父的人品、性格，对其中的某些细节记忆犹新，足见父亲对他影响之深。父亲众多的朋友，构成了一个社会关系网，对柳宗元的成长和事业都十分有利。其中的杨凭，后来成为柳宗元的岳父。韩愈3岁丧父，由比他大30岁的兄长韩会抚养成人。柳宗元与韩愈的友谊，因父亲与韩会的关系而变得深厚。